

## 美丽二姐

□ 陈祥

美丽二姐  
总把亲人捧在手心  
老老少少 里里外外  
都是你牵挂的寸寸柔肠  
嘘寒问暖 款款深情  
你是透过生命阴霾的暖阳

你是深埋血脉的一路芬芳  
  
美丽二姐  
总把诗意种在心田  
轻歌曼舞 丽影盈香  
都是你深情的秋水回眸  
铿锵玫瑰 美人不败  
你是凝聚玉露冰雪的皎皎倩影

美丽二姐  
总把月亮揣在怀中  
邻里乡亲 同学同事  
都是你珍爱的念念不忘  
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你是穿越无眠的万顷月光

美丽二姐  
所有花朵你最美  
今晚我只赞美你  
用湖西十万亩芙蓉 十万亩

美丽二姐  
总把春风写在眉梢  
艰难岁月 红尘悲喜  
都是你不舍的悠悠我思  
勤劳持家 传承门风

月色  
千里运河 声声汽笛  
你是手持云帆乘风破浪的姐姐

## 中秋

(外一首)

□ 俞传安

当最后一声蝉鸣  
跌进秋的荷塘  
炎热也不能把夏天变得漫长  
里下河的季风送来阵阵稻香  
收割机和镰刀  
将一起行走在田埂上

季节的翠绿  
总是在父母的凝望下变得金黄  
从城市到乡村  
我每一次用脚步丈量  
中秋的夜啊,我要赶回去  
赶在天凉之前  
躺在儿时的竹床上  
看着圆满的月亮  
听一听,蟋蟀  
在父母的床前轻轻歌唱

### 孟城的月亮

运河畔的灯火  
勾勒着孟城的想象  
有一种思念化作你的光  
照亮我的乡愁

邮驿路上  
秦邮夜马追赶过你的脚步  
运河古道  
漕运的船借你的光亮启航

采菱的母亲  
双手像一把粗糙的钳  
剪断水中纠缠的根茎  
捧出淡绿抑或紫红的菱角  
生活的色彩  
在碧波中荡漾

你曾驻足  
孟城驿高耸的鼓楼  
你曾注目  
南方大雁塔的巍峨

露筋晓月是你的传说  
月色洒满烟波浩渺的珠湖

## 别样的中秋节

□ 陈其昌

1949年10月6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秋节,那时我11岁。那几天,高邮北市口生意兴隆,大店里汽油灯雪亮,附近东墩、武安、运西的农民、渔民纷纷上街购物,老爸的布店卖布一天要抵过去20日。

祖母、父母、妹妹和我要举行拜月、祭月仪式。我家当时住东后街43号。夜幕降临,月亮挂在蓝天上,皎洁、清凉。在大堂屋外,置一方桌,上供四节以上的莲枝藕、菱角、芋头子、鸡头米,还有团圆饼,放在桌子中央的盘子里。香炉里供一炷香,我们全家一起先对天上“月亮公公”作揖,后对供品作揖。明月四时有,何事喜中秋?对于我们孩子来说,这些供品更具有吸引力,拜月后可食。吃团圆饼,切成六块,一人一块,留一块供祖宗亡人。可吃的还有芋头子、菱角、鸡头米。晚饭时老爸自然会小酌一杯。

1986年农历八月十五,在医院工作的大女儿第二天结婚。那晚碧空如洗,明月高悬,当时的蝶

园广场未建,高坡上、菜地里、松林中洒满银辉。窗外花好月圆,屋内喜气洋溢,父母、我、妻子、四个女儿都在,大家一起吃团圆饭。月饼、菱角、芋头子放在堂屋桌上,团圆饼已切开,任孩子们挑选。妻子忙着准备压箱子的喜钱,大女儿在整理嫁衣,熨烫红丝绒的连衣裙,小妹妹商量明天怎么与大姐夫讨要“开门封子”……我的心情是又喜欢又酸楚。大女儿从小学习优秀,初中毕业已录取到高邮中学,在重点班上了一个月的课,又接到泰州卫校的录取通知。妻子送女儿去泰州,离开时满是不舍。不舍的更有我的老妈,我的大女儿只有十个月大的时候就由她照顾,她特别疼爱这个大孙女。但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只希望一对新人的小日子像中秋的月亮一样圆圆满满。

2008年农历八月十五,黄山上奇石、乱云、怪松、温泉,我们夫妇在山顶住宿。那天的月亮格外明亮,往日雾气多,今晚风吹散。用餐时,店主颇有人情味,发给每人一只月饼,以贺中秋。

老爸对传统节日十分重视。我们搬到奎楼新村小楼,1985年中秋,他吟诗:“中秋明月照小楼,往事如烟不去求。今夕桂子予一醉,不图富贵与封侯。”

郭二饼五十八岁生儿子,而且还得着力。因为他活到九十岁的时候身体还很硬朗,每天牵着毛驴逛街。

郭二饼的豆腐坊开在东大街的科甲巷口,他的亲哥哥郭大饼的豆腐坊开在竺家巷口,中间只隔着保全堂(药店)。两家的豆腐、百页、方干,甚至连浆汤(豆浆)的味道都没二样,轻轻一吹立刻就结起一层薄薄的黄皱皮子。郭大饼靠着吴大和尚的烧饼店,郭二饼靠着周矮子的烧饼店,每天早上来这里吃烧饼油条喝浆汤的人特别多。整条街都是烧饼油条浆汤混杂起来的香味,热气腾腾,白雾笼罩在人的头顶上。烧饼店和豆腐坊都有桌子凳子供人两家随便坐。

郭家老弟兄俩还有一个更相同的就是都生了三个女儿,脸蛋、身材都像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一张张清秀、漂亮的圆胖脸。当年姑娘们背着书包奔新巷口小学读书,有端庄文静的,有蹦蹦跳跳的,走在街上就像六朵金花。新巷口小学是新学堂,校长郎秀清毕业于苏州师范学校,音乐老师邱索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六个姑娘后来都很优秀。

郭二饼五十八岁老来得子的时候,两家姑娘都早已成家过上很不错的的生活了。郭二饼老婆怀孕那年五十三岁。她从怀孕到生产一直躲在家里不好意思出门边。郭二饼也让人取笑得脸上时不时红一阵白一阵的。这么大岁数了,能养得活吗?所以喜忧参半。接生的是郭大饼的大女儿玉珍。她是十六联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生化汤就在保全堂抓取。儿子第一泡尿就尿在郭二饼脸上。他打电报给在上海的三女儿玉萍,要她務必在弟弟“三

幼时家门口有条灌溉河,我们呼之为中心干渠,因由大运河子婴闸引出,现名子婴干渠,增添了一些历史韵味。这条河堤是老家的一条交通要道。

有河自然就要有桥,每隔一段就有一座木头桥,就是在河里打几根桥桩,桥桩的两端用横梁连接,再在上面铺设木板,用铁钉钉牢,就成了一座连接庄南庄北的“枢纽”了。

春天,因为大运河还没有开闸放水,河里水位较浅,我们就在河边、桥下抽茅草芯。细心地剥开茅草表皮,里面就露出嫩嫩的、白白的茅草芯。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甜津津的。弄好一大把揣进兜里,然后坐在桥上玩,或者边吃边在河边找蝌蚪。

每逢开闸放水,最快乐的游戏就数放浮标了。在岸边弄一节芦材棒,在一端嵌上和好的泥团,然后站在小桥上往水里一扔,芦材就会像我们夏天站在桥上跳水一样,慢慢地露出一截浮在水面,随着水流起伏流向下游。看着它们一冒一冒的滑稽样,我们乐得哈哈大笑,目送着它们离我们而去,直至消失在远方,然后再做一个,就这样一玩小半天。你别以为这个玩具制作简单,其实不然,泥团弄多了,就连芦材棒一起沉下去了;泥团弄少了,整个儿斜躺在水面上。假如连续出现上面的情况,准会引起同伴一阵哄笑。我还常在放水期站在桥面上盯着流水,

我才牙牙学语,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吃过树皮,咽过草根。后来树皮、草根都难找,就吃糠烧饼、观音土。我瘦得皮包骨头,虽然没有饿死,但严重营养不良。后来老是面黄肌瘦,吃任何东西都没有胃口。

一天晚上,母亲从修水利的工地上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块又香又脆的锅巴。母亲笑嘻嘻地对我说:“小来,这锅巴是工地炊事员李大伯炕的,他说锅巴健胃,你吃点,等你胃口好了,吃饭就香了。吃饭有胃口,身体自然也就好了。”

那天晚上,母亲为我煮了一大碗糖水锅巴,我吃得香喷喷的。打那以后,母亲对锅巴就“情有独钟”。水利工程结束后,母亲特地拜炊事员李大伯为师,学习炕锅巴的技巧。

## 郭二饼的豆腐坊

□ 陈仁存

朝”前赶回家。玉萍的右脚掌心有颗黑痣。按老说法,她下头的宝宝存不住身,须用脚掌踩上锅脐灰,在宝宝的胸口上“烙印”一下。玉萍笑说:“我都三十岁的人了,还把我当小娃娃对待。”郭二饼给儿子取了个小名叫“锅子”,学名“玉泉”。锅子属龙。锅子长得结实健康,不像“老胎子”那般的皮包骨头。到了十五六岁时不仅身材猛窜得老高,而且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他挑水、吊浆、点卤,每天要干大把大把的活。

郭大饼七十五岁上歇了豆腐坊,因为老了。郭二饼也买了一头毛驴拉磨。郭二饼对毛驴十分怜爱,生怕它劳累过度。他常常宁可自己推磨,也要让它多歇歇。毛驴温顺懂事,每次给它卸磨时总要嚙磨地叫两声,极通人性。

锅子二十岁娶亲,新娘是大淖草坊谭仁寿的女儿谭秀,她一进门就成锅子的好帮手。锅子从上海买回来一台电磨。郭二饼推了一辈子磨,从此歇下来了,毛驴也跟着他歇下来了。不知是毛驴陪伴他还是他陪伴毛驴,天天在外溜达。郭二饼的两只脚都多长出个趾头,所以鞋特别宽大,像两把大蒲扇,走起路来“掷地有声”,仿佛当年“自卫队”在螺蛳坝上操时候“一二一”的步骤。锅子也是一双大脚,但修长好看。两年前郭二饼老伴过世了,小毛驴跟他更是形影不离。

## 那河那桥

□ 黎业东

渐渐地就出现水不动了而桥在前进的感觉,仿佛自己在劈波斩浪、策马奔腾,意气风发地举着芦苇棒、口中不停地喊着“冲啊”,感觉自己成了战斗英雄、成了大将军,甚是开心。

那时生产队里都有牛,是春耕夏种的重要工具。每至夏天,生产队里没有什么劳作,养牛人就把牛牵到灌溉河里饮水纳凉。他把牛牵到桥边,扣在桥桩上,然后与人闲聊抽旱烟。老牛非常舒服地蹲在浅水里,却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牛虻对它的追随。只要牛露出身体的一部分,它们就会蜂拥而上,害得老牛不得不一会儿就把身子往水里浸,有时干脆闭气把头也闷到水里。可这有什么用呢,牛虻是牛虻的最爱。当老牛打着响鼻刚露出水面一点点,就成了它们的攻击目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牛虻自然成了河里小鱼的美食。每到这时,我们就拥到桥头,几乎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用树枝或芦苇做鱼竿、用大头针弯成鱼钩做成的钓鱼工具,在鱼钩上穿上在榆树上拍到的牛虻,放到牛身边钓小鱼。我拎着几条小鱼回家,让父母煮给我吃,他们总是喊着让我丢给家里的几只鸡去,可能是认为不

## 母亲的炕锅巴

□ 胡兴来

母亲每一次炕出来的锅巴,大小、厚薄、颜色、口感……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连李大伯尝了都赞不绝口。有一次,母亲忙,就招呼我烧饭锅,结果我多烧了一个草把子,饭锅炕出焦味。

母亲快步赶过来,一边帮我用草灰盖住锅膛里的火,一边对我说:“炕锅巴除了煮饭时水要放得适中,更重要的是烧饭锅(饭锅烧开后,过一会儿再烧一次,叫烧饭锅)时要注意火候。烧饭锅的目的是让米饭熟得快

郭二饼念过两年多私塾,颇懂些戏文。“同光十三绝”中的“天下第一丑”刘赶三,演丑婆戏,有一出戏叫《探亲家》,骑真驴上台,还允许骑驴进内廷,给慈禧老佛爷唱戏,享内廷供奉。那头毛驴浑身漆黑四蹄皆白,所以取名叫“墨玉”。郭二饼的小毛驴仿佛墨玉转世,也是浑身漆黑四蹄皆白。他给它取名“玉墨”。先人的凡事种种,他从不敢逾越。像他这样讲礼数的在东大街上还有好多。

有一天郭二饼在大淖河边遇见发小韩小培。韩小培是唱京戏的丑角(小花脸),在维扬、泰州一带很有名气,自诩曾在三庆班拜过师。那天他一见郭二饼牵在手中的小毛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心想,莫不是刘赶三的“墨玉”转世?眼泪水都快激动得溢出来了。他说:“老哥,我这辈子演了多少场《探亲家》,骑的都是纸糊的假驴,还没有一回骑真驴上台呢。我想借你的驴,演回真驴上场。”“能行吗?”“准行!”“你身子重,可别压坏了它。”“老哥一百个放心。我请你看戏、喝酒。”

为了韩小培骑真驴上台演《探亲家》,新亚戏院将戏台加宽加长。三天后,新亚戏院丑婆骑真驴上台,活灵活现,插科打诨,台下一片喝彩。玉墨经韩小培短暂训导,很快进入剧情,不惧台下的观众,不惧台上的锣鼓家伙,一下子成了亮角儿,真的太神奇了。《探亲家》在新亚戏院连演三场,轰动远近县镇。郭二饼心疼玉墨,把它牵回家了。韩小培从此不再唱戏,死也瞑目了。

郭二饼九十六岁寿终正寝。玉墨三天不吃不喝,跟随主人去了。它四蹄缠着红线,躺在主人身边。

值得为这几条猫鱼而浪费了家里的香油吧。

秋天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可能是这个季节在桥边能找到的乐子少吧,只记得棕黄色水杉落叶很是好看,坐在河边玩也不会脏了裤子。

冬天河水水位低,几乎整个季节不放水。上学的路上为了避寒风,我们就在河水水位上一点点的河坡上踩出一条道路,记得还可以骑自行车。走在冬天清澈的河水边,又能躲避掉刺骨的寒风,我们的上学、放学路上是何等的快乐。玩渴了,就喝河水;河面结冰了,就凿下一块河面上的冰,咬下一小块,快速地咀嚼,那一份解渴的惬意,现在孩子吃的炒冰我是看不上眼的。至于冰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还有“打冰飘”(就是在冰面掷固体物滑行)。下午放学了或者放假了,我们就聚集到小桥上上来,手拿石子、瓦片等向冰面投掷去,看谁投得好、滑得远。有的将膀臂抡圆几圈,嘴里配合一声“匹”,瓦片在冰面上欢快地跳跃,沿着河道飘向了远方,投手得意地收获着众人的羡慕。至今,对谁投得远我没有了印象,只是物体在冰面划过的声音觉得甚是悦耳难忘,砖头的闷脆、瓦片的清脆,尤其是碗坏了后选的瓷片那声音犹如美妙的哨音,总之,以我的音乐知识无法准确用文字来表述。这一投掷,早已是过往的年轮了,现在回味的感觉真好。

些,这样才能形成厚薄均匀的锅巴。”

到盛饭时,母亲又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盛饭也有技巧。要小心地铲光锅巴上的剩饭。剩饭铲完了,再用火钳挑个草把子绕锅底烧一圈,火不能大也不能小。火大了,锅巴太焦不好吃;火小了,锅巴粘在锅上不离锅。火候恰到好处,轻轻一铲,锅巴就离锅了。铲得好,能铲出一个完整的像个金黄盆子的大锅巴。”

母亲的“锅巴菜”也是拿手,糖醋锅巴酸甜可口、浇头锅巴色香俱全,还有锅巴茶、锅巴羹……这锅巴是否有健胃的功能,我没有查有关的科学资料,但自从吃了母亲炕的锅巴之后,我的饭量“一路飙升”,身子骨也棒棒的了。